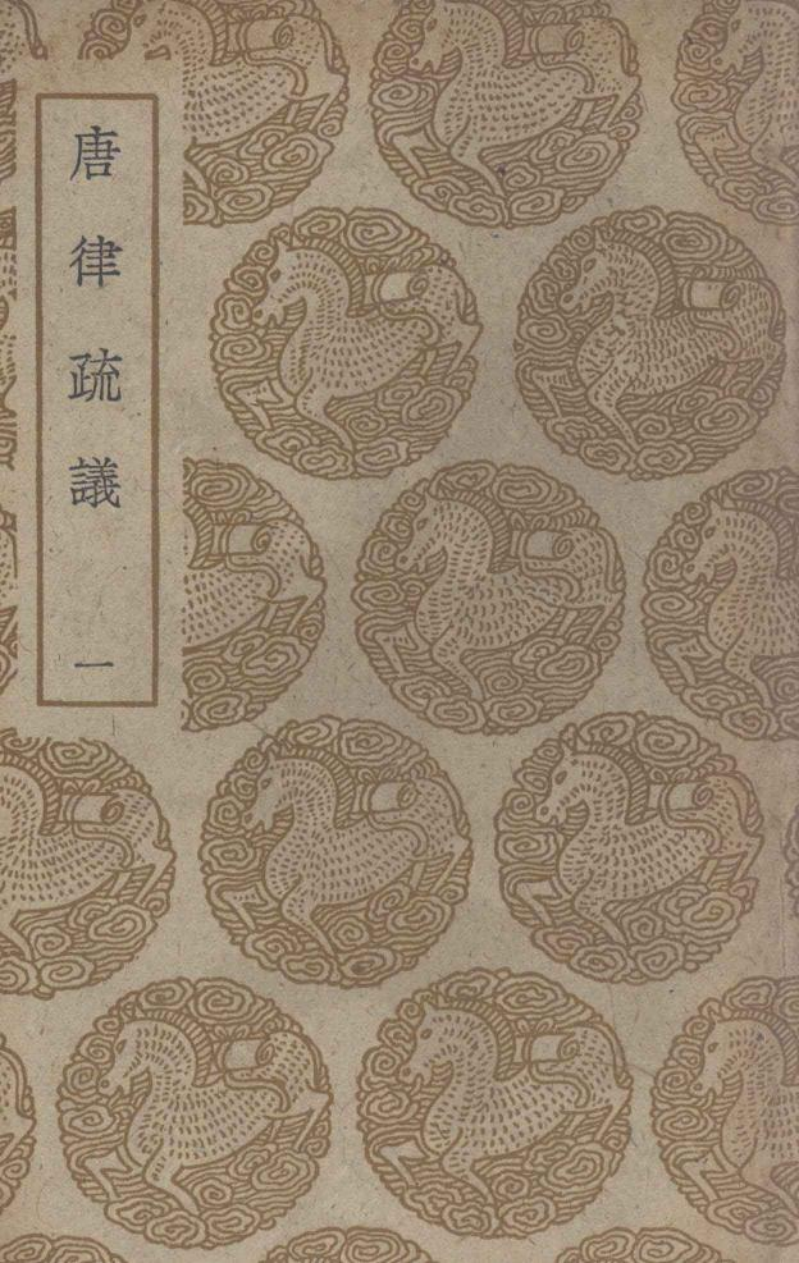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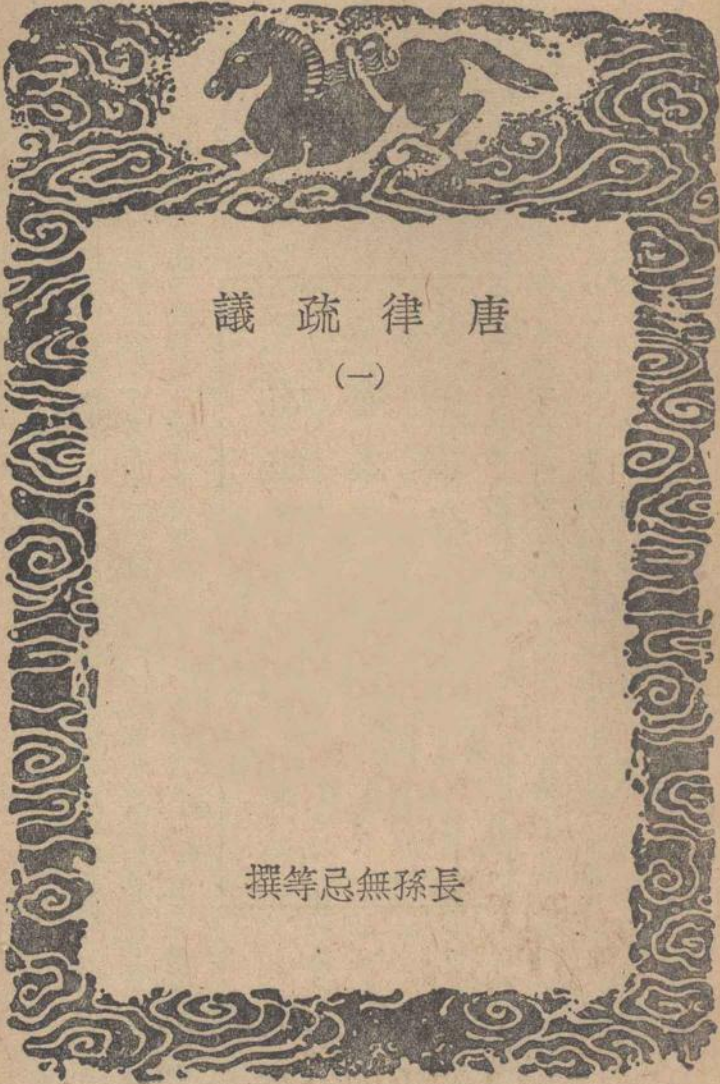


唐律疏議

一





唐律疏議

(一)

長孫無忌等撰

# 重刻故唐律疏議序

賜進士及第山東等處督糧道兼管德常臨清倉事務加二級孫星衍撰

律出於禮。書呂刑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班固以爲制禮以止刑。今文尙書家說唐虞象刑而民不犯。三王始制刑辟。荀子不信之。然夏刑條目。僅見尙書大傳。周公寓刑於禮。不制刑書。則知孔子言道德齊禮。謂上古之世。善人爲邦。勝殘去殺。未可以疑象刑之說矣。秦焚經籍。醫律幸存。蕭何入關。先收律令。藝文志載有李子三十二篇。卽李悝法經。其目有六。略具唐律。蓋蕭何、張蒼、晁錯、于定國、及魏、晉六朝名臣之所增定也。兵法醫學之書。皆有淵源。律令治體所關。豈得不知沿革。國家輯四庫全書。唐律疏議入於史部法令。祕府所藏。世人罕見。偶得元刻本。字畫精緻。鐫梓傳之。附宋提刑洗冤錄於後。知檢驗濫觴之有本。漢時董仲舒、倪寬。皆以經義決疑獄。後漢郭躬、陳寵。世傳法律。馬、鄭諸儒。爲之章句。法者。天下之平。刑律不據經守古。則以吏爲師。專阿意指。三尺之法。一傾。使民手足無所措。有司不通律學。則姦吏因緣爲市。典文者無從別白。禁抑。或且變亂舊章。損傷元氣。是以漢課尉律。魏置律博士。始知蘇軾讀書不讀律之言。非通論也。自唐永徽定律已後。宋元皆因其故。惟明代多有更改。又增姦黨一章。以陷正士。而輕其輕罪。重其重罪。或言輕罪愈輕。則易犯。重罪加重。則多冤。非善政也。我朝積德累仁。與民休息。幾致時雍。刑措之治。列聖務行寬大之政。故有改共盜爲原情免死之條。增宮刑代從坐死刑之重。今上至仁天錫。

久道化成。特禁雖但從重之文。復侵盜準徒之例。合於哀矜折獄之義。而舞文文致之風漸絕。夫不讀唐律。不能知先秦歷代律令因革之宜。不足彰聖朝立法之仁。折衷之當。星衍由翰林改官比部。故公相阿文成。曾厭例文繁複。屬令刪除。故司寇胡莊敏公。遇疑難之獄。手授平議。宣布曹司。嘗約爲大清律音義。蹉跎未就。及權泉外臺。頗平冤濫。年逾五十。智慮衰積。日從事尋章摘句之學。思刊有用之書。以貽同志。賢於博奕。義比餼羊。若夫蠲除刪定。而擇近古便民者以爲法程。是在山甫蘇公。明允之才。宜主恩以立明制。非愚所及也。太歲戊辰六月四日。書於安德道署之平津館。

# 唐律疏義序

故唐律十二篇。非唐始有是律也。自魏文侯以李悝爲師。造法經六篇。至漢蕭何定加三篇。總謂九章律。而律之根荦已見。曹魏作新律十八篇。晉賈充增損漢魏爲二十篇。北齊後周。或併苞其類。或因革其名。所謂十二篇云者。裁正於唐。而長孫無忌等十九人承詔製疏。勒成一代之典。防範甚詳。節目甚簡。雖總歸之唐可也。蓋姬周而下。文物儀章。莫備於唐。始太宗因魏徵一言。遂以寬仁制爲出治之本。中出奏讞。常三覆五覆而後報可。其不欲以法禁勝德化之意。皦然與哀矜慎恤者同符。史言有司定律五百條。分十二卷。卽篇爲卷是已。今定次三十卷者。長孫製義疏時。固已增多。義疏出永徽初。去貞觀應未遠。其後定令刪格編式。各隨世損益。科條無藝。大抵皆原於律矣。然則律雖定於唐。而所以通極乎人情法理之變者。其可畫唐而遽止哉。國家立經陳紀。迪德踐猷。較諸近世之中。稽合唐制爲多。故凡垂之爲甲令。著之爲事比。無非忠厚惻怛之所形。累聖重光。何其甚乎太宗也。予嘗備數禮官。陪在廷末議。見吏抱成法。真前曰。律當如是。不當如彼。雖辯口佞舌。莫不帖帖順聽。無敢出一語爲異。及按而視之。則本之唐。以志其常。參之祖宗。審斷以傳其變。非常無古。非變無今。然而必擇乎唐者。以唐之揆道得其中。乘之則過。除之卽不及。過與不及。其失均矣。嗚呼。法家之律。猶儒者之經。五經載道以行萬世。十二律垂法以正人心。道不可廢。法豈能以獨廢哉。彼謂除參夷連坐之罪。作見知部主之條。爲蕭張控制天下之一術。無論

抑淺末矣。予何足以知之。因其理之在人心者而竊窺之耳。江西在聲教漸濡之內。諸學經史板本略具。而律文獨闕。予閒請於廉訪使師公曰。禮刑其初一物。出禮入刑之論。固將以制民爲義。而非以罔民爲厲也。吾欲求故唐律疏義。稍爲正訛。緝漏。刊之。龍興學官。以庶幾追還時會讀法之遺。公儻有意乎。公亟謀諸寮案。咸應曰諾。而行省檢校官王君長卿。復以家藏善本及釋文纂例二書來相其役。公欣然命出公帑所儲。沒入學租錢。以供其費。踰月。緒成。因執筆冠篇。而且以識公恤刑之本心。無往而不在也。若曰鑄刑鼎。作爰書。以取譏於世。則予豈敢。泰定四年秋七月。旣望。文林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柳資謹序。

律起於黃鍾權衡度量生焉。是律者法度之所自出。故刑名家亦謂之律。五等之刑。銖校絲比。權輕重。時損益。與天地之氣相爲貫通。陽一嘘而萬物生。陰一吸而萬物死。故古人謂未押字以前屬陽。押字以後屬陰。陽陰不在天而在我。是故先王慎之。唐虞畫衣冠而民不犯。成周司馬教民讀法。亦象刑遺意。子產鑄刑書而叔向乃非之。蓋懼其棄禮忘義。而一徵於書。則薄矣。漢興三章之約。不足以治天下。故命蕭何制律。後世酌而行之。國家律書未殞。比例爲斷。然例本於律。參其意不泥其文。爾汴梁人王長卿。精刑名之學。以唐律析爲橫圖。用太史公諸表式。經緯錯綜成文。五刑三千。如指諸掌。其用心亦仁矣哉。雖然。德禮本也。政刑末也。善用者。德禮行乎政刑之間。不善者反此。故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余請以此爲唐律纂例序。泰定二年乙丑秋七月下弦日。眉山劉有慶謹序。

# 唐律釋文序

夫禮者民之防。刑者禮之表。二者相須。猶口與舌。然禮禁未萌之前。刑制已然之後。使民在宥。各遂其生。聖人用之。不得已也。譬夫御轡者。馭其泛駕。篙棹者。撥乃橫流。有國有家。廢之莫得。惟聞刑措。豈去刑書。然聽斷之間。慮生疑惑。從輕則惠。姦何益。加重則反善。猶難爰自周秦。歷于南北。唯有刑目。罔定條綱。雖國僑鑄鼎。叔向猶非。况屬後人。寧無差誤。天厭前代。寶命我皇。聖慈惟刑。是恤冀同樂舉。遂詔刑官。刪修墜典。以寬猛相濟。以輕重隨時。一協公平。更無迷謬。然刑統之內。多援引典故。及有艱字。法胥之徒。卒不能辯。又有新入仕員。素乖習熟。至臨斷案事。一決於胥。胥又無識。豈不有非聖慈者哉。且如問云。加杖二百。比徒四年。部曲與奴婢不等。義服與正服有乖。若此之差。例皆多目。故此山賁治子治經之暇。得覽金科。遂爲釋文。以辯其義。此蓋有志於民者也。又見不自誣舉仕。仍爲敍引。聯誌歲時云爾。

至正辛卯孟春重校



# 進律疏表

臣無忌等言

秦以前君臣通稱朕。尙書虞書。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曰。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則是臣於君前尙稱予也。秦制。天子稱朕。臣下稱臣。漢以後因之。唐儀制。令皇太子以下。率土之內。於皇帝皆稱臣。唐本傳。長孫無忌。字輔機。性通悟。博涉書史。始高祖兵渡河。進謁長春宮。授渭北道行軍典籤。乃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之兄也。因輔政。與李勣等一十九人撰成律疏。上表以進。

臣聞三才既分。法星著於玄象。

易說卦。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晉天文志。太微帝座南蕃中二星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又貫索九星。賤人之牢也。牢口一星爲門。欲其開。九星皆明。天下獄煩。七星見。小赦。六星五星見。大赦。動則斧鑕用。中空則更元。又亢四星。天子內朝。總攝天下奏事。理獄錄功也。又參伐十星。主斬刈。又爲天獄。此言自天地人既分之後。則刑法之星。上著於天文也。

六位斯列。習坎彰於易經。

易八卦三畫。每卦之上各重八卦。爲六十四卦。則每卦六畫。初二三四五上爲六位。易說卦。六位而成。

章習坎卦體。坎上坎下爲重習也。坎陰也。陷也。上六係于徽纆。寘于叢棘。重坎至于上六陰之極。陷之深。故有刑獄之象。如係之徽纆。而寘于叢棘之中也。又爾雅釋言。坎律銓也。郭璞註。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也。

故知出震乘時。開物成務。

易說卦。帝出乎震。乾卦時乘六龍以御天。係辭曰。開物成務。王弼註。易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莫不作訓以臨函夏。垂教以牧黎元。

訓亦教也。函方也。方夏中國也。文選七命曰。函夏謚靜。書序曰。足以垂世立教。牧養也。左傳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黎元民也。黎黑猶秦言黔首也。漢文紀。元元之民。師古註。元元善意也。光武紀。黎元所歸。黎庶也。元元猶言喁喁。可矜之辭。

昔周后登極。呂侯闡其茂範。

周穆王享國百年。命呂侯爲司寇。作書訓夏贖刑。以誥四方。名呂刑。闡開茂大範法也。

虞帝納麓。臯陶創其彝章。

舜典。納于大麓。孔安國註。麓。錄也。堯使帝舜大錄萬機之政。大禹謨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于正。汝作士。明于五刑。創始制也。彝。常。章。典也。

大夫之述三言。金象騰其高軌。

左傳昭公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未滅。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金篆者。秦以前未有隸楷。故字皆用篆。言篆字而以金鑄之。鍾鼎而紀其功也。軌車轍已行之迹。騰表異之也。言大夫議刑之三言。可以著之金篆而表其已行之迹也。

安衆之陳九灋。玉牒播其弘規。

魏文侯師於里悝。集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又漢相蕭何更加悝所造戶與廡三篇。謂九章之律。是爲九法。玉牒者。文選廣絕交論。書玉牒而刻鍾鼎。又魏都賦。極棟宇之宏規。規者。所以爲圓法度之器也。言蕭何安衆之陳九法。可以書之玉牒而播揚其宏大之規也。

前哲比之以隄防。往賢譬之以銜勒。

前漢刑法志制禮以止刑。猶隄防溢水也。後漢虞詡曰。刑罰者人之銜勒也。

輕重失序。則繫之以存亡。

白氏六帖刑法門。議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言用刑輕重失其序。則繫民命之存亡。

寬猛乖方。則階之以得喪。

左傳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蒲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萑蒲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料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階所由之梯。階言寬猛乖其方術。則由之而有得失也。

泣辜慎罰。文命所以會昌。

劉向說苑。禹出見辜人。問而泣之。史記夏禹名文命。文選蜀都賦。天帝運期而會昌。

斲脛剖心。獨夫於是盪覆。

書秦誓。今商王受。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比干忠諫。紂曰。吾聞賢人之心有七孔。剖而觀之。又曰。獨夫受。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一獨也。盪覆也。言紂爲周武王所滅也。

三族之刑設禍起於望夷。

周罪人不孥。謂罪止其身。不及其家之人。秦始作夷三族法。謂父族妻族母族也。望夷宮名。趙高令嫪  
閻樂弑秦二世之地。謂秦因設三族之刑而身弑國亡也。

五虐之制與師亡於涿鹿。

史記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虐。莫能伐。應劭曰。軒轅黃帝時。蚩尤作  
亂。不用帝命。遂作五虐之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管。薄刑用鞭扑。軒轅乃  
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鹿郡。遂擒殺蚩尤。身首異處。

齊景網峻。時英有踊貴之談。

時英指晏子而言。晏嬰字平仲。事齊景公。左氏傳。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晏子辭。景公曰。子居近市。識貴  
賤乎。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  
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踊賤者之屨也。言受刑者多。故踊爲之貴也。

周幽獄繁。詩人致菀柳之刺。

毛詩小雅。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也。

所以當塗撫運。樂平除慘酷之刑。

魏闕當塗高。乃漢末曹氏代漢讖語。當塗撫運。言魏應運而爲君也。魏司徒王朗字景興。封樂平侯。時

鍾繇上疏欲復肉刑。詔令公卿共議。朗議以爲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刑之數。夫五刑之屬。著在律科。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卽爲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不用以來。歷年數百。今復以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讎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寢。

金行提象鎮南削煩苛之法。

晉以金德王天下。故曰金行提象。言取類於金也。杜預字元凱。爲鎮南大將軍。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旣成。預爲註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名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措。古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註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詔頒行於天下。

而體國經野。御辨登樞。

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體國者。營其國之宮城門塗。如身之有四體。經野者。治其野之丘甸溝洫。如機之有經緯。登樞者。北極爲天樞。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人君之象。故人君卽位曰登極。亦曰登樞。

莫不崇寬簡以弘風。樹仁惠以裁化。

書大禹謨臨下以簡御衆以寬詩序風風也上以風化下樹立也易係辭化而裁之

景肖以之碩茂寶祚於是克崇

尙書命汝典樂教胄子胄子長子也適子也景大也碩亦大也易繫辭聖人之大寶曰位祚國祚也崇高也言國家崇寬簡樹仁惠則本支繁茂國祚延長也

徽猷列於緗圖鴻名勒於青史

徽美也猷道也文選贈劉琨詩加其忠直宣其徽猷緗桑初生之色即淺黃色也文選序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言人君美道具列於圖書鴻名大名也前漢司馬相如封禪書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青史者古無紙凡書辭者殺竹汗爲簡書之文選江淹書並圖青史言人君之大名必勒書於青史

暨炎靈委御人物道銷

暨者及也炎者漢也漢以火德王天下故曰炎靈者漢靈帝也委御者文選魏都賦劉宗委馭漢至唐歷代已多此借漢以喻隋末之亂君失其馭而一時人物之道銷喪也

霧翳三光塵驚九服

翳者蔽也三光者纂要曰日月星謂之三光以喻人君之明言羣邪如霧以蔽君之明也周書辨九服之國方千里乃其外曰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番服是名九服言煙塵徧驚於九服之內也

秋卿司於邦典。高下在心。

周禮六典。五曰刑典。以詰邦國。又秋官司寇。帥其屬以佐王刑邦國。劉馮事始。舜以臯陶作士。乃理獄之官。周禮爲士師。秦以李斯爲廷尉。漢因之。景帝嘗改爲大理。梁爲秋卿。唐爲司刑。左傳曰。高下在心。謂不遵法度而用心不公也。

獄吏傳於爰書。出沒由己。

史記張湯傳。湯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爲鼠盜肉。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并取鼠與肉磔堂下。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蘇林曰。傳。謂傳囚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處。鞠。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知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與前辭同也。鞠。一吏爲讀狀。論其報行也。此言獄吏傳爰書。出入罪人。皆由己也。

內史溺灰。然而被辱。

史記御史大夫韓安國。字長孺。梁城安人也。其後安國坐法抵罪。縣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然乎。甲曰。然。卽溺之。居無何。梁內史闕漢遣使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徙中爲二千石。甲亟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爲治乎。卒善遇之。

丞相見牘。背而行賊。

史記漢絳侯周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周勃自畏恐誅。常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



後有人告勃欲反文帝四年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視之曰以公主爲證牘木簡也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尙之故獄吏教引爲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與薄昭及繫急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帽絮提文帝帽絮巾也太后曰絳侯縮皇帝璽將兵于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反邪文帝旣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旣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乎賊者以財相謝也

戮棄灰誅及偶語

逮者及也史記衛鞅傳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又史記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疏乃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註云禁民聚語畏其謗也

長平痛積冤之氣

史記秦將白起與趙將趙括戰於長平秦軍射殺括括軍敗卒四十萬降武安君計前秦已至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言無罪四十萬人盡誅所以痛積冤之氣也

司敗切瘐死之魂

司敗者獄官也論語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漢宣帝詔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朕甚痛之其